

928
ノ
8

遜志齋集

八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



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

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

不知爲學者也其旣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耻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湏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
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
居深山伊尹之處畝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
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
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
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
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
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
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
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
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
居深山伊尹之處畝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
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
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
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
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
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
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
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

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

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
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寔靈者生而寓於世

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酤管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驚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龜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歡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菲薤陸龜蒙

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
味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薦論
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
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
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
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
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
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
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
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
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
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
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其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
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徵命播生萬彙承
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
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

卷之六
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
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
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
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
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
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
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
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
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噐之歸惟志士懲
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祇祇栗栗馭馬
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
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克厥形而極其
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蠱螟俾無害
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
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
猷弘訓克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
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

人罔廸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
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
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
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
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齊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
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
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
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
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
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
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
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
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
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
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
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
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

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廼屢踏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

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處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

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旣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宜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澁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安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
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
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
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
道克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
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
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
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
一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差盪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
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
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
生之默焉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
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
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

言夫靜之爲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

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旣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

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

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
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
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
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
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
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
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蚤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
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
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
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
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
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
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
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
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
彞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彞之祖恐其族大
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
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彞之父彥
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彞以爲先
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
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
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
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
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

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
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
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
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
性哉苟拘古之法廢人惟得祭其禴今飲與食持盃
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
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
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
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
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

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踈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况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

以爲樂久之復循春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
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
徐疾琮瑋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
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豔耀難正
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
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
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
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
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
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旣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
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
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
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
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剖其字爲養浩旣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
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
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
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
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
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
之而已克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
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
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憚彼哉故夫卿相之
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
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
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
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金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
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
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
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
聲則汗出而顏變頰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

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克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疑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

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旣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勲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竒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

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
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
而豈知其學之無道哉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
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
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
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
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
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
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
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
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瓊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
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
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
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
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
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
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
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
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
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
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
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
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
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肯毛
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
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
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
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
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
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
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
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

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滅
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
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
緩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
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
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
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
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
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
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
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
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
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
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
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
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
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

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
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
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
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
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
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
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
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

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
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
氣焉目東而生騰而如鳥廻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
如神歛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
綰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湧久而乃沒
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
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乎欲
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
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
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纒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
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踈布不掩者其爲變
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
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
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
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
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
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
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
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
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
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
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
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
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
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
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
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躄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

之溫服䟽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親旣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旣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

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愜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躊躇焉累乎若無所依歆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

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
孟縕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克
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
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
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
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
善事毋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
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縕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
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
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

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
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
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縕
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
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
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
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
於人寓權忻於悲哀歲長養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
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
於孟縕是望予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郟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廼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元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貴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湏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

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
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
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
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
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
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
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
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
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
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

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
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
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
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
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
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
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

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末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斬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雷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關汚濁者不足以况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

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子聞其風于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鎔

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虫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蕙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蕙人

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
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
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
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
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湏無之人君無可畏
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
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
其所存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
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
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
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
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
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
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
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
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
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

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庖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轆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偃偃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

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

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
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
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
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
孰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
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旣無素
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
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
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
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
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
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
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
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
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
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
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
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
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
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臙淪膚者服食之
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苧飯糗而茹藜粗
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
膝屏氣卑聲傾歆詭巧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
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達意不求世
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
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
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
氣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遊謹賤胥握文法富室擅
箠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
天之明德旣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
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
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汗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

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旣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歛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
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
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
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
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
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
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
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
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

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
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
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
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
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
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
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
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
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
而率之情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

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
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
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
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
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
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
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
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
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
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
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
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
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
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
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
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
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

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

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敵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

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

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

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
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
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
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
伍猶宜忝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
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
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
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
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
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
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
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
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
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
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
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
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

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
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
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
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
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
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
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
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
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
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

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
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
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
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
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
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
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
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

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敞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

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濶飲食游觀而
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
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
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
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
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
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
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
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
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
之翛然者則已填襍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
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于河濟
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口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

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
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
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
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
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
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
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
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
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
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

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
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
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
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
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
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
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
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
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
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

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平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喜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躋 戴慶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舉學校奎簡記惟一 編輯

泰政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樞密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景王可大 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守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縕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寶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洵性情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直三子程穎穆也程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

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縣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
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
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
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
之旣成也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蘄然而
高者山也湛然而絜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頽者

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
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
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
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
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
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
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
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
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
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

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且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竒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竒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

不悉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
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其理而
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
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
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
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驎宜於致遠而
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上下八
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蟪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
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
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
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
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
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
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
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
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
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
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
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

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前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

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

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
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
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
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
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
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
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
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
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行
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
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
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
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
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
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繁
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噐而度之幕之塵壒無

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
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
所踐鳧鶩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
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
也而又以禮爲度以敬爲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
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
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
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
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
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

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
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
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
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
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
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
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
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
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

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
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
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已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
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
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
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
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
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
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
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
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庶厲而精確使人悚然
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
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
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祭歡然有會乎心而
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
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

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歆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
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于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
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
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爲
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
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
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
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
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
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

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
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
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
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榲
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
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
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
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
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
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

王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王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為君子矣雖不為公卿無害也為公卿而不足為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王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悒然而相顧悻然笑予以為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為聖賢為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為而不可效之

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儼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

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况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澗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

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
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
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
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
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
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
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
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
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
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
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
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副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
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
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
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副之求也病瘍之
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
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

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已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劄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劄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

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况予與廷劄也歟况不及廷劄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劄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式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甫谷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

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
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旣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
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
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
海上而以記爲厲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
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
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
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
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况

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
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
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
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
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
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備論禪乎宗社竒功俊
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懋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
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
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
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

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墓李西平之有懋皆克
宜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勲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
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
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
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
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
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
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
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
豫樟楸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
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桑縻得之以利萬
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
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
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
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
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
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隳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灾施惠之事

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
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
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
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旣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
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
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
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
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
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
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
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
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
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
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
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

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股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湏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

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巳巳以都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
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
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在其所守毋
憚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
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
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
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
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

一作富

而志博質壯而氣和

一作溫

爲天

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

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

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

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

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

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廼爲之

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

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律非春無

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臯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

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
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
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
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
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
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
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
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
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
余旣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

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
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
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珎世之美
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
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
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
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
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山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

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

卷之十七
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
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
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是
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
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
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
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
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

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
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
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
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
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
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
爾是以伊尹方處畝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
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
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
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

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
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
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
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
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
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
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
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
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
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
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
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
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
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
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
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
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
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
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

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克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

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
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旣私甚則
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
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
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
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
者固當如是旣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
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
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
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
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
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蔬食困
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
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
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
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
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
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臙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

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旣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

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寃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

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慙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

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

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 乎其 者誰爲
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
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頽子曾哲之樂將有同乎無
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
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
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
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
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

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
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

隨

疑

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

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
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
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
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
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
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
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

騰價以取乎人或贏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
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
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
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
古之爲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
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
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脅俯仰無和平
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
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
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

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
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
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
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
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
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
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
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
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
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寔少矣

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
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
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
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
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
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
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
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
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
伊傳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

踐之以爲賢盜跖遺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
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
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

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
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
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
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
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

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
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
者能以力勝之情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
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
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
豐歲雖凶而不飢情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
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
錢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
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
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

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
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情者無幾矣不
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
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
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
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
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
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
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
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

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御旣成矣欲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

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
絳侯平居駸戩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
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
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
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
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
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
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
之固將鉗舌汗額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
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

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
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
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揀止則日趨於薄
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
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
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
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
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
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
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

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旣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旣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矣獨

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荅辨
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
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
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
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
矣况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
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
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
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
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

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
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
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
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
之師也士中旣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
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
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崇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崇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
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

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
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
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
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
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
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
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
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
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
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

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攻
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畧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
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
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
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
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
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
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
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
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

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
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
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
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
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
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
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
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

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
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
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
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
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
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
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
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
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
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

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畝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

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貴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

客爲好學是以大

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

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 其身 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味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瘖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予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惟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訖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

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旣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

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辯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蕪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

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

又多肆意於瑰竒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焉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宦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音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

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塋之弊爲尤甚古之塋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塋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塋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塋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

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王旣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王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之孫也出於某某者也某某又出於某某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

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

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

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歛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儼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娉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儼周之詩人以樛木儼后妃以檇樸儼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

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

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旣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葉琰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歸戴癯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牟汝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第 3552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
圖書 8

